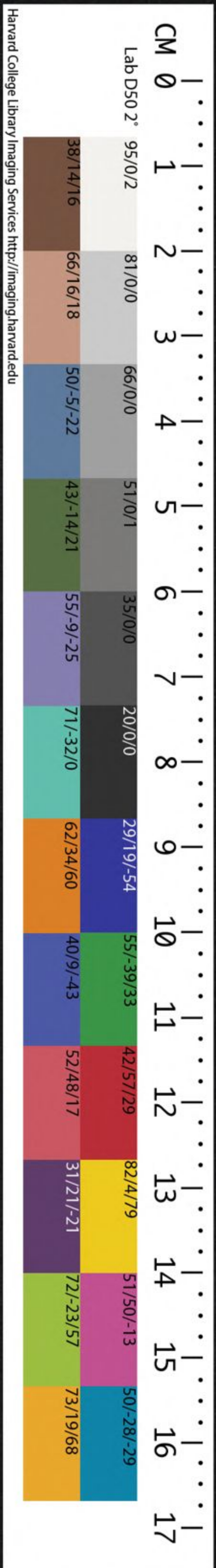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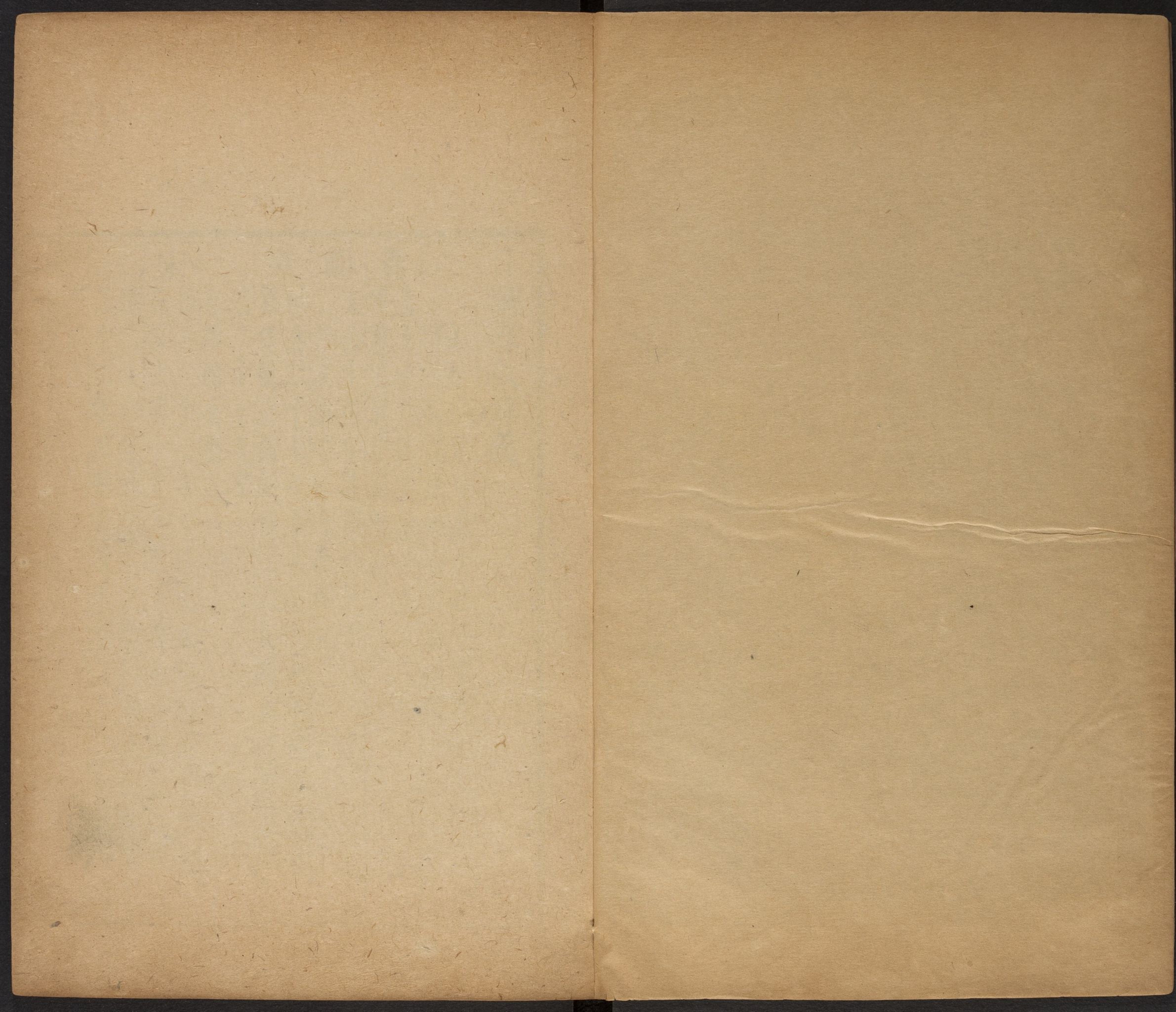
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5 1963

T 695/0542





日講春秋解義

僖公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周

惠王十八年。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文公十四年。魯僖公三十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齊

桓公二十七年。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貉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

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宋

桓公二十三年。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

僖二十一年。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

子成公王臣立。

晉 獻公十八年。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弒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文公主伯。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驪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襄公繼伯。

衛 文公元年。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 穆侯十六年。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 昭公三年。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昇宋人。是年曹伯歸。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宣公三十四年。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欵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攷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三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平公。

邾文公

七年。許穆公三十九年。魯僖公四

小邾魯莊公五年。書邾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

命諸侯矣。

楚成王十三年。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

桓公服楚召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

秦穆公元年。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

于般。遂成秦晉七

吳詳見隱

越詳見隱

日講春秋解義卷之十五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

禮有闕。 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傳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

此非子也。僖公者。閔公庶兄。 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臣繼君。猶子繼父。

穀梁傳 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不書即位。未行即位之禮也。在禮。諸侯臣
諸父昆弟。故閔僖之嗣位。不以兄弟相及
為義。而禮如子之繼父。傳稱臣子一例。明
此義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曹伯。公羊穀梁俱作曹師。按下

城邢書曹師。則此作伯。左傳文誤也。聶北。杜注。邢地。今山東聊城縣東北有聶城。齊之西界近邢地也。

公羊傳救邢。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
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

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

言救君也。

據叔孫豹次雍榆。先言救。今後言救者。豹為臣。當先通君命。此諸侯

故先言次。

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

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
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
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
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

也遂齊侯之意也。錄其本意是齊侯與齊侯也何

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小國

卿將稱人不得稱師稱師則是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

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

以其不足乎揚。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

救急辭也次緩辭也邢之患狄亟矣桓公

合三國之師兵力有餘而宿師聶北坐視

其敝故稱師書次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

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非拯急恤困之道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夷儀公羊作陳儀後同杜注邢地今直隸邢臺縣西

有夷儀城俗謔為隨宜城是也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師遂逐

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具還之無所私

取夏邢遷于夷儀

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意自欲遷遷之者何非其意

也

穀梁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邾復見也。非若宋人遷宿。滅不復見。

齊師宋師曹師城邾

左傳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

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

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是向聶北之師。重言之。

師者。若不因前事。更來城邾也。美齊侯之功也。

諸侯救邾不亟。邾遂奔潰。書邾遷于夷儀。

而齊師緩不及事之罪著矣。復序城邾之

師者。以齊桓志義。終有救患之功也。蓋始

緩於救邾。聖人不以功掩過。卒能城邾。亦

不以過掩功。此春秋定功過之權衡也。不

曰城夷儀者。邾既遷。則夷儀即邾國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

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

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

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先書薨。則似夫人至夷而

死。然後齊人以其喪歸。諱言夫人爲齊人所殺也。其以歸。薨之也。

夫人薨不書地。書薨于夷。明不得其死也。

以歸之義。胡氏安國。程氏迥。皆謂齊以喪

歸魯。然以歸之後。越百七十日而喪始至。

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如杞伯

迎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於魯。

如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以此斷之。蓋

殺之於夷。而以喪歸齊。然後魯請而歸於

魯耳。不然。何以言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

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書齊人

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不曰齊侯而曰

齊人。討賊之詞也。

楚人伐鄭。荆始書楚。

左傳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荆自莊公之世。敗蔡伐鄭。皆舉其號。惟來

聘改稱人。至是伐鄭稱楚人者。蓋時兵衆地大。駸駸乎將與齊晉爭衡。諸侯畏之。故舊史皆稱人。而孔子不革。俾論世者有考焉。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公羊作

杜注。宋地。陳縣西北有榿城。陳縣。今河南陳州。州境有犂城。即榿城也。

左傳。盟于犂。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羊作纓。杜注。邾地。當在今山東費縣南。

左傳。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戍將歸者也。

虛邱。杜注。邾地。當在今山東費縣界。魯有亂。邾使戍虛邱。公惡邾受姜氏。故要其歸師敗之。

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明魯之勝。

楚人伐鄭。齊桓召諸侯謀之。將以救鄭。此義舉也。公與邾人同會。未兩月。遽以詐敗邾師。於此見僖公無安攘之誠矣。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既會而掩其歸師。非禮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鄆。公羊作犁。穀梁作麗。杜注魯地。

左傳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

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

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杜注汶水北地。定十年齊人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汶

陽也。今山東寧陽縣境。

公羊傳。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

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

內難以正。謂拒慶父。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

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

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

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

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

哭。涘。水涯。時慶父在汶水之北。慶父聞之。曰。嘻。嘻。發痛聲。此奚

斯之聲也。諾已。諾已。皆自畢語。曰。吾不得入矣。于是

抗軫經而死。軫。小車轅。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

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

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目

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
給。欺也。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
搏。手搏也。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
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鬪。非慎戰之道。

莒人受賊責賂。而以季友主此戰。書敗獲何也。莒固有罪。魯若責以大義。使自知不直而還師。則善矣。至於兵刃既接。又以詐

謀擒其主將。豈以禮止亂之道哉。王者之師。不貴幸而勝。不貴幸而獲。此春秋之志也。小國之大夫不名。以獲於我。故名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

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

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

也。然則曷為不于弑焉。貶。貶必于重者。莫重

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傳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

齊桓諱殺同姓也。

夫人身為淫亂。與弑二君。齊桓既正其罪。魯人亦當以大義絕之。乃復請其喪。而齊亦聽之。書曰。至自齊。交譏之也。孫邾。薨夷。皆書夫人姜氏。而喪至則削其姓。何也。正其罪於臣子迎集之時。示不宜以夫人之禮治其喪也。使齊桓當日能拒魯之請。即

其死所而葬之。則義得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邱。杜注。衛邑。朱子詩經集注。楚邱在滑州。今

直隸滑縣東。隋衛南廢縣。即古楚邱城也。案此楚邱之在北者。與戎伐凡伯之地不同。

左傳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建國謂之封。衛舊國。

以君死國滅。故言封。不書所會。後也。因魯後至。不及會期。故獨言城。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

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

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

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

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

楚邱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

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仁。謂存亡國。道。謂上下之禮。

齊桓合諸侯以城楚邱而封衛。功莫大焉。春秋略而不序。何也。封國。天子之大權。非諸侯所得擅也。然則城邢何以序三國之師。邢國未滅。自遷而後城之。無專封之嫌。衛滅復封。此非有天子之命不可。書法所以異也。或謂不舉諸侯者。齊桓以伯命令

諸侯各自受功。魯奉齊命。從本國往。非與諸侯同行。故不得書諸侯。義亦可通。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夫人姜氏薨于夷。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誅絕之義明矣。及其終。書日葬。書小君。書諡。更無所貶者。此亦春秋端本澄源。治於未亂之意也。文姜亦然。始而不謹。終欲正之。可乎。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羊穀梁作夏陽。晉始見經。下陽。杜注。虢邑。在河東大陽

縣。今大陽廢縣。在山西平陸縣。東北。又三十里為故下陽城。

左傳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

于虞以伐虢。

荀息。晉大夫。屈。杜注。地生良馬。何休謂屈產為地名。今山西石

樓縣東南有屈產泉。垂棘。地名。出美玉。自晉適虢。途出于虞。故假道。公曰。是吾

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

奇存焉。宮之奇。虞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

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親而狎之。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必輕其言。

入自顛軫。伐鄆三門。

冀。杜注。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在今山西

西河津縣東北。顛軫。杜注。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鄆。杜注。虞

邑。今山西平陸縣東北有故鄆城。先是冀嘗伐虞至鄆也。冀之既病。則亦

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說其心。今虢為不

道。保于逆旅。以侵敵邑之南鄙。逆旅。客舍也。言虢遣人分

依客舍。掠晉邊邑。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

且請先伐虢。喜于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

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先書虞。賄故也。晉主兵而先書虞。惡貪賄也。

公羊傳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

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

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

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

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

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見。謂見于

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

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

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

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于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

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

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

還復往。故言反。

虞公抱寶牽

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

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

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廩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

于君，達心則其言畧。

明達之人則言必簡要，愚者不悟。

懦則

不能彊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

齒加長矣。

晉人爲伐虢之謀。主兵者晉也。而先虞於
晉。以虞爲首惡也。晉非假道于虞。不能越
境出師。而虞公貪賂。爲晉所愚。忘唇齒之
義。戕兄弟之邦。春秋蓋深罪虞之滅虢。并
以自滅也。故先書虞師。以著其罪。下陽者。
虞虢之塞邑也。下陽既失。則虢不能自保。
虢亡。則虞不能獨存。一邑也。而重若國然。
變文書滅。以見虞虢之滅。由於滅下陽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羊作貫澤。江。杜

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括地志云。安陽故城
在新息縣西南。新息。今河南新息縣是也。貫。杜
注。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
似。今山東曹縣西南蒙澤故城。卽古貫國也。

左傳。盟于貫。服江黃也。 江黃。楚與國。
始來服齊。

公羊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

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
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

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

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

楚人伐鄭。勢陵中原。而江黃在楚東北境。為其與國。桓公謀楚。不先服江黃。則無以制其肘腋。故因其遠來而與定盟。服楚之慮周矣。惟宋與盟。不欲重煩諸侯也。

附錄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豎貂也。多魚。杜

注。地名闕。齊桓多嬖。貂于此始擅貴寵。漏洩軍事。為齊亂張本。 虢公敗戎

于桑田。桑田。杜注。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今河南靈寶縣西稠桑驛。即其地也。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

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

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冬十月不雨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不雨者。勤雨也。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傳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為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

張本。

楚人兵勢浸彊。比年凌鄭。若非齊桓有召

陵之舉。則執宋公。盟諸侯。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書人書侵。惡楚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

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每時書不雨。傳以為閔雨者。以文公之篇。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秋七月而書。自正月

不雨。至秋七月而書。以累時而後書者。為

慢於民事。而不以不雨為憂。則知每時而

一書者。為勤於民事。而不以不雨為憂也。不

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

時而雨。猶以不足為旱。若直書不雨。則旱

不必言矣。

徐人取舒。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

今江南泗州北有古徐城。相傳為徐偃王築舒。杜注。舒國。廬江舒縣。今江南廬江縣西舒

縣古城是。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易者。無守禦之備。

舒者。楚之與國。魯頌曰。荆舒是懲。則荆與舒比而爲中國患久矣。徐人取舒。爲齊桓撓楚也。按徐偃始稱王。故春秋外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舒本附庸之國。舊服於楚。徐人取以自屬。先儒以爲滅而書取。誤矣。

六月雨

左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公羊傳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周之六月。夏正建巳之月也。萬物始盛。得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則是月之雨。尤爲可喜。先書三時不雨。蓋未雨而閔。憂民之憂。此旣雨而喜。樂民之樂。君國子民之道也。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蓋天人相與之際。其感通有

不爽者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杜注。齊地。在東平須

昌縣北。今山東陽穀縣東北有故城。

左傳。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

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末者。但言會不言盟。桓公

曰。無障谷。無障。斷川谷。端水利也。無貯粟。有

當相通。無易樹子。樹。立也。無易當立之子。無以妾為妻。時桓

公功德既盛。諸侯咸從。故不用盟。但告誓而已。

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委。委

貌之冠也。端。元端之服。摺。插也。笏。以記事者也。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按左氏謀伐楚也。自北杏之會。至是二十

餘年。諸侯從齊。然必待江黃再會而謀始

定何也。荆楚盛彊。憑恃險固。雖合諸侯之

師。未易窺入其阻。而制其死命。惟披其肘

腋。附從之國。使之內附。然後諸侯聲罪致

討。楚不能無內顧之憂。所以涇亭之師甫

至。而遽受盟也。桓公欲蓄諸侯之力。故江

黃一會。皆就近而與宋公主之。先儒乃謂大會而末言。鑿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子友。穀梁作公子季友。涖。公羊穀梁作莅。

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

涖盟。

公羊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

來盟于我也。

穀梁傳莅者。位也。約誓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其不日。前定

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

與之也。

謂舉國為主。此內外通例。故重見。華孫來盟。孫良夫來盟。及荀庚盟之下。

涖。臨也。受命而往涖。非大夫之專盟也。陽

穀之會。魯君未與。故齊侯使人來尋盟。而

季友往涖。以聽伐楚之期。而受命焉。經書

涖盟者四。惟此盟佐齊謀楚。有輔霸之善。

非他盟比矣。

楚人伐鄭

左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孔叔。鄭曰。大夫。

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於鄭矣。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櫟。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計也。

附錄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

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

蔡人嫁之。為明年齊侵蔡傳。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涇。杜注。楚地。潁川召

陵縣南有涇亭。今屬河南鄆城縣。

左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

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馬牛風逸。蓋未界之微事。以喻齊楚遠不

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

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召康公。周犬保。召公奭。大公。呂望。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履。所踐履之界。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無棣。穆陵。杜注。齊地。今山東臨朐縣東南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無

棣。杜注。齊地。伏琛齊地記。無棣在渤海高城縣。今直隸鹽山縣。即古無棣也。縣南有無棣

溝。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包。裹束也。

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

復。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寡人是問。對曰。貢之

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

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

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

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

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

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前此數會。皆謀伐楚。而兵先加於蔡。蓋以

楚勢方張。稱兵遠伐。楚人夙備。以逸待勞。

未可以得志。蔡近於楚。帥八國之師。以震

之。其橈敗可必也。俟蔡既潰。而後移師以

向楚。出其不意。俾倉卒不暇為謀。而又先

之以文告。整兵次陘。示齊無必戰之心。楚

有可從之道。是以不戰而受盟也。然陘亭

之師。實不足以懾楚。故既盟之後。滅弦伐

黃陵暴如故。但不敢復逞志於陳鄭耳。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傳

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師。何

為不地。內桓師也。

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于外。與在國同。

諸侯卒於外。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而許男但書卒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蓋召陵地在潁川。故遇疾而歸。遂卒於其國耳。傳乃謂實卒于師而不書。易事之實以為褒貶。春秋無是法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召陵。杜注。潁川縣也。今河南鄆城縣

東有召陵故城。

左傳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

屈完。楚大夫。如師。退。

次于召陵。

完請盟故。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

而觀之。

乘。共載。

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

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不穀。諸侯謙稱。

對曰。君惠徼

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

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

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

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杜注。山在南陽

葉縣南。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

盟。

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

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

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

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

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

南夷與北狄交。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中北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溫。中

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

帖。服也。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

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

獨于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序。次也。績。功也。桓公之功

績。莫大于服楚。

穀梁傳楚無大夫。無命卿也。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

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則是正乎。曰。非正也。臣無自專之道。以其來會諸侯

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來者。內辭也。內桓師。故言來。于

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而桓公服楚之志，猶未大遂。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屈完書名氏，蓋齊桓心畏楚彊，因完受盟，有辭以退，故假以為名也。完不稱使，以楚使如師，本以觀齊之彊弱，未嘗有必盟之

意，而其權在完也。盟于召陵者，退師召陵，而後與之盟，欲以禮柔楚也。或曰：前書屈完來盟，後書盟于召陵，而不列序諸侯與楚大夫為桓公諱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羊穀梁作袁。

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大夫。師

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當有供給之費故。若出于

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

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屣屣。屣。草履。其可也。齊侯說與

之虎牢。虎牢。鄭邑。執轅濤塗。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

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

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于是還

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草棘曰沛。顧漸洳曰澤。顧

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

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

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

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則

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

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于是豎然

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轅濤塗。陳大夫恐齊師歸。取道於陳。沮之

使其東行。致誤軍道。固可罪矣。然齊桓不

能反求諸己。思陳人所以厭苦之故。增修

其德而遽執濤塗以逞其忿。不特桓德之衰。而管仲之器小。亦於是乎見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秋。伐陳。討不忠也。

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齊人既執濤塗。憤猶未平。以江黃近陳。故使魯及二國伐之。觀此。則伐楚之師。江黃不會。蓋用之以爲犄角之勢明矣。或謂書及者。蒙上齊人之文。蓋齊及之也。然考經所書。他國再有事。必書遂。此不言遂。實魯及之爾。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兩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或舉其重而至之。此侵蔡伐楚。不致侵者。以伐楚事重。策勲於廟。故因其實而志之也。

葬許穆公

穆公羊作繆。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

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死

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袞斂。袞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

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羊作慈。後同。霸國大夫。會諸侯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左傳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

歸轅濤塗。戴伯。即公孫茲。叔牙子。戴諡也。

濤塗既執。復帥江黃以伐之。合七國之大

夫以侵之。修怨為已甚矣。伐楚之師。陳實

與焉。其臣一謀之不協。而陵暴之若此。於

楚則責之略而待之恭。於陳則怒之深而

報之過。此仲尼之徒。所以羞稱五伯也。

附錄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

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物生而後有象。

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不如從長。且其繇

曰。專之渝。攘公之瑜。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瑜。美也。言變乃除公

之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

易消惡
難除。

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

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犬子

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犬子
母。言求食。犬子祭于

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

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
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墳。起

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犬子。犬子奔新城。新城。
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

謂犬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
狀自理。犬子曰。君

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

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犬子曰。君實不察

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

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

蒲。夷吾奔屈。

日講春秋解義卷之十五終

日講春秋解義卷之十六

僖公

五年春

附錄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

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今十一月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

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凡分至啓閉必書

也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

周典不言公者爲備故也素察妖祥日官掌其職逆爲之備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釋經必告乃書。

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

薪焉。不謹慎所為。多寘薪于中。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

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猶讎。

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

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

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

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也。退而賦曰。狐裘

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龙茸。亂貌。公與二公

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訴。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

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

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

祛。袂也。遂出奔翟。

公羊傳。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

君者。甚之也。

穀梁傳。曰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斥。指斥。

申生自殺。而斥言晉侯何也。春秋之法。有

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皆直稱君殺。端本清源。以爲後戒也。僖十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殺得其罪。故不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

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

伯姬歸杞。十三年耳。其子必幼。而以之來朝者。蓋是年杞惠公卒。疑方有疾。伯姬以子爲魯之甥。故攜之至魯。令攝父行朝禮。以豫託於魯也。先王之制。童子侯不朝。况諸侯之子。幼而未誓於天子者乎。伯姬失婦道。杞伯失夫道。魯公失主道。皆非也。故

穀梁子曰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

凡內朝聘皆曰如牟。小國也。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自是邦交之禮無聞焉。傳言茲因聘而娶。經不書。常事故也。先儒謂罪其託君命以遂其私。非也。韓侯因覲而娶。事列大雅。則無悖於禮可知矣。果罪之也。則當明著其事。今見於經者。乃內大

夫出聘之常詞。而不書其娶。何由知其託君命以遂私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

世子于首止

首止。公羊穀梁俱作首戴。後同。杜注。衛地。陳畱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犬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

將廢犬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犬子以定其位。

公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

世子也。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

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

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言使天下曉然知其為至尊之儲貳。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至重所在。非人臣比。

王世子不得與諸侯列序也。故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葵邱之會。宰周公序諸侯之上。與盟洮之王人同例。而不得與王世子之殊會同文者。以世子之尊。非宰臣比也。不書會齊侯者。齊侯不敢為會主也。

附錄左傳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于召陵

宣仲

轅濤塗

故勸之城其賜邑

齊桓所賜虎牢

曰美城之大

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畢設。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

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為七年鄭殺申侯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諸侯盟。

公羊傳

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

後凡也。

穀梁傳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塊然安然也。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

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明王世子不與盟也。盟者不相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公之謹於禮也。春秋常法。會盟同地。不再書其地。此會盟同地。而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

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同心翊戴。尊王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一匡之列。莫大於此。春秋所以特文以著其美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王恨齊桓定天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于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

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不可使盟。

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鄭伯書逃。賤之也。國君而匹夫行。故惡之。或曰。召鄭伯以從楚。王命也。何惡乎鄭伯。

春秋以大義正天下。謀定世子。天下之公也。召鄭從楚。惠王之私也。君能制命曰義。臣能守命曰信。制命非義而守之。非所謂信也。故春秋深罪鄭伯。以示為人臣子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杜注。弦國。在弋陽鞏縣東南。今河南光州西南有

弦城。湖廣蘄水縣有鞏縣故城。皆魏晉時弋陽郡境。此楚滅國之始。

左傳楚鬪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于是江黃道。

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

道。杜注。道國。在汝南安陽縣。案安陽。漢志

作陽安。應劭曰。陽安縣有道亭。今河南確山縣東北有陽安故城。其南卽道國也。柏。杜注。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今縣屬河南汝寧府。亭在縣西。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穀梁傳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弦子書奔。不服於楚也。不書名。有興復之望焉。其位蓋未絕也。弦以恃齊。不設備而亡。桓不能救。此楚人所以無忌。馴至於伐黃。滅江。而爲桓公霸業之累與。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

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

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牙車。輔為外表。車是內骨。故云相依。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

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

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讓國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大伯虞仲母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

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名。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

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

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

戮。不唯偏乎。桓。叔之族。從祖昆弟也。莊。伯之族。從父昆弟也。獻公患其偏。盡

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

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

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

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文也。黍稷

非馨明德惟馨君陳文也民不易物惟德繫物旅葵文也繫書作其言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饗物一而異用也

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

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

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

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杜注虢國

都在弘農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

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

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

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

星微焯焯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日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復九月十月也交晦朔

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

而過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

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周十二月復之十月師還館于虞

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

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虞所命祀且

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傳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

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

執不言所于地。縕于晉也。

時虞已包裹屬于晉。故雖

在虞執。而不書其處。

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

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

虞矣。

虞虢之滅。不見於經。故三傳各爲之說。然舊史從赴告。傳曰。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舊史所不書。孔子不得而益也。虞虢之滅。蓋晉人修其祀而不以滅告。而所告獨執虞公。故舊史所書。孔子無以易耳。

六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

盟而行。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

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

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

故欲因以求入。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杜注。鄭新密。滎陽密縣。今河南密縣東南有故密城。

左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

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密。邑名。鄭人所新築者。不時城。解經言新城之意。

公羊傳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強也。

穀梁傳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

著鄭伯之罪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楚子退舍武城。

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杜注。楚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

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于後。惟見其面。以璧為贄。

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

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武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焚其櫬。禮而

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齊桓之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故書伐

書圍。乃以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

楚人圍許以救鄭。與晉陽處父伐楚以救

江同。不書楚人救鄭。而書諸侯之救許。則

楚罪明矣。凡書救。皆善之也。書遂救。善之

尤也。救許乃繼事。魯公會師。本以伐鄭。告

廟。故歸仍以伐鄭致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

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強。

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

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對

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鄭人逃義。甘心即楚。新城之役。猶未悔禍。

齊為是復治之。則罪在鄭也。其稱人將卑

師少也。

夏小邾子來朝

公羊作小邾婁子。後同。小邾。杜注。邾之別封。宋忠曰。邾顏別封。

小子肥于邾。為小邾子。今山東滕縣嶧縣。並有邾城。樂史云。邾城在承縣。文獻通考云。邾城。今沂州。嶧。即古承地。屬沂州。據此二說。則在嶧者為近。

邾乃邾之別封。齊桓請於王而進之。命為

小邾子。始得王命而來朝。杜預以為邾黎

來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

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

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

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

後之人。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

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

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

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

之辭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稱國以殺者。罪鄭伯也。已則逃盟。不知自

反而內忌信讒。委罪執政。其刑頗矣。然則

申侯無罪乎。左氏載申侯初有寵于楚文

王。自楚奔鄭。則不忘故國。導鄭從楚。理或

有之。故鄭伯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

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

矣。何能說於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

于甯母

甯母。穀梁作寧母。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今山東魚臺縣東穀城

鎮。卽其地。

左傳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

臣聞之。招攜以禮。攜。離也。懷遠以德。德禮不易。

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諸侯官司。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之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

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

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

臣。以鄭事齊。如封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

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

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

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

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

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

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

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以大義為辭。

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

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

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

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

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

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

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

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

聽子華故。

穀梁

衣裳之會也。

按周禮大行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各有職貢。及周之衰。諸侯惰慢。齊桓為衣裳之會。總率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於天子。又能納管仲之言。却子華之請。首止葵邱而外。甯母之盟。為盛矣。據左氏。記姦之位。君盟替矣。又曰。齊侯辭焉。似子華未與盟。而三傳經文皆

有鄭世子華。豈齊桓但却子華內臣之請。而未嘗拒之。使不與盟與。

曹伯班卒

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甫盟甯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附錄左傳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

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王之子也。有寵于惠后。惠后欲立之。懼不立。不

發喪而告難于齊。爲八年盟洮傳。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陳世子款下公羊有鄭世

子華洮杜注曹地今山東濮州西南有洮城。

左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

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定位。

公羊傳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

先王命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

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

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也。

穀梁傳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

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

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以向之逃歸乞之

也。向謂五年逃首戴之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

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洵之也。洵血而與之。

王人微者而序乎諸侯之上重王命也王

臣與列國同盟諸侯之抗也而於是盟則

無譏焉蓋襄王告難于齊本欲藉侯伯之

權以鎮撫王室。桓公大合諸侯，同心翊戴。而推王人以莅斯盟，俾以微者而列天下。公侯之上，則子帶之黨不覺震懾而輯其邪心矣。此桓公之以大義行權而不悖乎經也。乞者，卑遜以屈之詞。鄭伯始而逃歸，今則乞盟，直書其事，以見其不明於義而自取愧辱也。

夏狄伐晉

左傳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

于采桑。

傳言前年事也。采桑，杜注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在今山西寧鄉縣

西大河津濟處。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

不恥走，故

可逐。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

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復期月。

明期年之言驗。

齊桓公嘗存邢衛而不能挫狄師，晉恃彊且遠，不與齊合，故狄無所忌而伐之。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傳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

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

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

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僖公本聘楚女

為媵。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媵。

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

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

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

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

君以為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不得以夫人書也。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終

說其事。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故于

大廟去夫人姓氏。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以明君之非正。

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言夫人。

禮不王不禘。故程子以為成王之賜。伯禽

之受。皆非也。聖人因事而書。以見其非禮。

使於禮無違。則當書大事而不書禘矣。致

夫人之說。三傳各異。劉向祖穀梁。而胡氏

從之。蓋成風也。致者。用夫人之禮。見於廟而正位號也。以私恩崇其母於大廟。則輕宗廟矣。故不稱姓氏以深貶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附錄宋公疾。犬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

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日夷。襄公庶兄子魚。公命子魚。子魚

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

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羊穀。梁作三月。御。

公羊穀。梁作御。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

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在喪未葬也。小童。王自稱之辭。公侯

曰子。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

不書葬。魯不會也。宋襄方出會葵邱。葬禮

遂簡。故諸侯亦不遣人往會爾。公羊以為

為襄公諱。豈有魯史而為宋諱之義乎。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葵丘杜注陳畱外黃縣東有葵丘釋例曰宋地也在今河南考城縣東

左傳夏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胙祭肉周禮大宗伯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二

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膾焉是二王之後禮得賜之今賜齊侯

尊之比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

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

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

無下拜七十日耄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言天

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也以遺

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自堂下受胙于堂上

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故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

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

哀矣

宰周公冢宰而兼三公也以冢宰而兼三

公其職任重矣。乃與諸侯列序而不得與王世子之殊會同。天澤之義也。凡諸侯在喪而出會。以喪服行者稱子。以吉服行者稱爵。宋子與會。君子以為無哀。而在齊桓亦為過舉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

而笄之。昏禮曰。女子許嫁。笄而禮之。稱字。死則以成人之喪

治之。不以殤禮降也。

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

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于諸侯。尊同

則服大功九月。

伯姬未嫁。何以書卒。在禮。女子許嫁。以成

人之喪治之。許嫁於諸侯。故不以殤禮降

也。其為諸侯之媵。與嫁於世子大夫者。則

不書。蕩伯姬子叔姬之類是也。惟紀叔姬

之卒。以執節。故特書。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齊人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

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

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

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

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

在。察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

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

江人黃人也。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

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亢陽之貌。矜之者何。

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

之禁。故備之也。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故備日美之。葵邱之盟。

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

壹。猶專也。曰。毋雍泉。雍。塞也。專水。利以障谷。毋訖糴。訖。止也。謂貯粟。

毋易樹子。樹子。嫡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

事。女正位。于內。

齊桓尊王之實事。於三會見之。初會首止。

以尊王嗣而正大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遏亂萌。今會葵邱。以明王禁而垂大法。故孟子稱葵邱五命。以爲桓公盛事。而春秋再書其地。以美之也。嗣王初立。羣小尙懷異心。而大合諸侯。申嚴王禁。首以誅不孝母。易樹子命焉。是以王子帶之黨。終桓公之世。不敢爲非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羊作甲戌。詭諸。左氏作侂諸。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羊作弒。

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

三公子之徒作亂。

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

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言其

幼穉。與諸子懸貌。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

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

貞也。

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憾。所謂正也。

及里克將

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

三公子之徒。秦晉

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荀叔荀息也。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

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

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于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

于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

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

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

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言之缺失難治甚于白圭。荀息有焉。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

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

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自謂身

為君父，廢立惟其所欲，臣民莫敢不從也。

今獻公甫卒，奚齊立而里克殺之，春秋不

曰弒君，而曰殺其君之子者，明國人不子

也。其君自子之。而國人不以爲子。蓋天理根於人心。不可滅息也。公羊氏以未踰年爲義。按齊舍亦未踰年。而不書君之子。則其說不可通矣。

附錄左傳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

晉亂也。

高粱。杜注。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今山西臨汾縣東。高粱都。地名。梁墟是也。

令不及魯。故不書。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

以求入。

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

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

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

師。納晉惠公。

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

秦伯謂郤芮曰。公

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言夷

吾無黨。援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也。

夷吾弱不好弄。

弄。戲也。

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

曰。夷吾其定乎。

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

對曰。臣聞之。唯

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

也。

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

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僭。過

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不僭賊。則可爲人法則。

無好無惡。不忌不

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言能自定難。

公曰。

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其言雖多已心適足以自害。

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已。故曰是吾利。

宋襄公即位。以公

子曰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于是宋治。故

魚氏世爲左師。

子魚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故曰魚氏。

日講春秋解義卷之十六終

日講春秋解義卷之十七

僖公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盟柯以後。莊公因昏姻。一再如齊。自此魯

不朝齊。幾二十年。蓋桓公霸業未盛。不責

諸侯以朝禮。今僖始朝齊。見於葵邱之後。

霸勢益張。諸侯不朝周而朝霸主。自此始

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

國于溫故曰溫子。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叛王事在

莊十年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弦江黃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能救。以

其遠也。溫乃畿內之國。而狄滅之。諸侯坐

視不救。所以病齊桓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

卓公羊作卓子。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

國人不子之義。已見於奚齊之死。故於卓

正其君臣之名。以著里克弒逆之罪也。驪

姬作難。所難者里克耳。使克明於大義。據

經廷諍。以動其君。聞優施之言。執節不貳。

固犬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驪

姬之謀。未必不懈。使獻公終不能寤而殺

申生。則以死徇之。大臣匡君。師傅受子之

義。交盡矣。乃以中立求免。固讒賊之謀。速

申生之死。克尚有人心哉。故正其弒君之

罪。以示人臣遭遇國難。求生避禍。以陷於

大惡。而終亦不免於死亡者。先儒有言。為

人臣子而不明於春秋之義。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豈不信與。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

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一國之選。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

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穀梁傳 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荀息從君於昏。而春秋以死節書。比於孔父仇牧。何也。人情於死生之際。每至奪其本心。甘棄名義而不顧。息之不食其言。亦足以愧天下受寄託之任而背之者矣。故進之。以甚苟免之惡也。使荀息初聞獻公廢立之命。卽能以大義爭之。使知變易國常。非所以全二子。則其義益高。其功益遠。左氏引白圭之詩。蓋嘉息之不食其言。而

深惜其始言之玷也。司馬光之論篤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或曰卽山戎。或曰非也。當時患有大於戎者。狄滅溫。楚滅弦。圍許。舍此不圖。而從事於戎。是不務德而勤遠略。况許方患楚。而驅以伐戎。亦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

篡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平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與里克俱死。

公羊傳 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

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

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于是殺之。

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

踊為文公諱也。踊，豫也。獻公殺申生，文公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

入為篡。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皆不書，悉為文公諱故也。

為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

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

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

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

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
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
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
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
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
子。麗姬欲為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故謂君曰。吾夜
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申生母。胡不使
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
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

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
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
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
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
子祠。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
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
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
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與
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

之國也。子何遲于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
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使

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
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
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
而入自明。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
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
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
使保全之。勿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

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里克既負弑君之罪。晉人殺之。則當從州
吁無知之例。為討賊之詞。乃稱國以殺而
不去其官。以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始以
賂求。既而背之。又懼其意在重耳。而假詞
以殺之。非能為二孺子討賊也。

秋七月

附錄晉侯改葬共太子。共太子申生也。秋。狐突適下
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太子。太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

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

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

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母乃殄乎。且民

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

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將因巫而見

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

罪矣。敵于韓。敵。敗也。韓。杜注。晉地。今屬陝西西安府。地名韓原。不

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

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大雨雪。雪。公羊作雹。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春秋書大雨雪者三。在隱則以日書。在桓

則以月書。此以時書。周之冬。酉戌亥月也。

是時陰結而未凝。故以大雨雪為異。

附錄左傳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泠至。秦大夫。

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

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歛。

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祁舉。晉大夫。七與。侯伯七

命。副車七乘。每乘一大夫。七子。七與大夫。平豹奔秦。平豹。平言

于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

大主。秦也。小怨。里平。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平

之。謂豹避禍也。為明黨。違禍。誰能出君。謂豹避禍也。為明年晉殺平鄭傳。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釋經書在

年。今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按左氏。平鄭言于秦伯。欲出晉君。則信有

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鄭非弑

君之賊也。惠公徒以其異己而殺之。則殺

之不以罪。觀平鄭之事。則里克之死。出於

惠公之私。而非以討賊。益明矣。其稱國者。

兼罪用事之臣。不能格君心之非。而贊其

濫刑以危國也。

附錄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召武公。周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受玉。惰。過歸。告王。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

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
目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
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
長世。為惠公不
終張本。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見於經。合禮故也。
夫人於傳無考。而按其時代。當為桓公之
女。可以歸寧。不可以與會。公稔知桓莊之
失。而不改其轍。桓公親見兩國之事。亦苟

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廁於其間。
桓公之志益怠。業益衰。至楚人滅黃而不
能救。於是可徵矣。

附錄 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揚拒泉皋。杜注。
皆戎邑。伊闕北

有泉亭。今河南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即泉亭
也。伊雒之戎。杜注。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
者。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

王子帶。甘昭公。召
戎。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

平戎于王。為二十四年天
王出居鄭傳。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見而雩。常事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以月為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

冬楚人伐黃

左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齊故。

貫之盟。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既知力不能救。乃與之盟。以怒楚而速其亡。桓公之處心不仁。而制事亦失理矣。故春秋於

弦溫之滅。皆不書伐。而黃獨書伐。以示告命既至。效死固守。更歷三時。援絕勢窮。而上下同力。以就滅。為可哀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

附錄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郛。懼狄難

也。為明年春。狄侵衛傳。

夏楚人滅黃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

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郢。楚都。夏楚滅黃。

穀梁傳

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

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

宗諸侯謂諸侯宗之。

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

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例有

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興復之志。

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

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能死社稷，猶有興

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禮稱寓公，其罪為輕。

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而死於其

位，是謂得正而斃。於事為不幸，於禮為無

愆。公羊氏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

也。若江黃二國是矣。

秋七月

附錄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

子帶前年召戎伐周。

秋王

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

隰朋平戎于晉。

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

王以上卿

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

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若節春

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陪臣敢辭。諸侯

稱于天子。日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勲。應

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

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管仲

受下卿之禮而還。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

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

子。神所勞矣。詩。大雅。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春秋之初。狄最盛彊。桓公雖救邢衛。未嘗

親與敵戰。今見楚人滅黃。而齊不能救。是

以復逞志於衛。明年侵鄭。逼近王都。而淮

夷亦來病杞。蓋霸者以力假仁。其心不能

有勤而無怠。故其業必至初盛而終衰。觀

春秋所書。則知仲尼之徒。所以不道桓文

之事也。

附錄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

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歸復

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

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杜注。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在今直隸開州東南。

左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

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致。諸侯戍卒。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鹹之會。謀城杞也。城杞之諸侯。即在會者。

凡土功。龍見而戒事。夏之二月。周之四月

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日至。夏之十一

月。周之正月也。故會在今年之夏。明年春

始城之。正合土功之時。蓋諸侯受功於會。

旋返其國。至明年春。始各就功役耳。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觀友之聘。則齊侯在國明矣。以是知諸侯

咸返其國也。

附錄左傳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

使乞糴于秦。秦伯謂

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

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

不義。故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

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

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

相繼。雍。杜注。秦國都。今陝西鳳翔縣。南有古雍城。絳。杜注。晉國都。命之曰

汎舟之役。雍臨渭。絳臨汾。從渭水運入河汾。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杜注。杞邑。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縣。

薛瓚曰。春秋謂之緣陵是也。其故城在樂昌縣東南。今屬山東青州府。

左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

人。有闕也。闕。謂器用未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

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

蓋徐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

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

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

其曰諸侯散辭也。

直曰諸侯無大小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

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不書城杞。杞未遷也。齊桓之城三國。書辭各異。邢以自遷為文。則其國尚存。無專封之嫌。故再序三國之師。以見得救患恤鄰之義也。楚邱之城。則衛已滅而復封之。其功雖大。其事尤專。故沒諸侯而不書。以責其不稟王命也。至於緣陵之城。則淮夷病杞。諸侯城而遷之。其功不若楚邱之大。其事亦不若楚邱之專。故直書諸侯而不序。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於此可見。

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穀梁作

繪。後同。杜注。鄆國。琅琊鄆縣。今山東嶧縣東有鄆城。

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傳鄆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言為季姬所使。內辭

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

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繪子也。

范甯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

亦事之未必然。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

之。以鄆子之不朝也。故遇于防而使來朝。

此近合人情。但季姬不繫於鄆。乃女子未

嫁之稱。且遇者。邂逅之辭。夫婦相會。不宜

言遇。又明年宜書鄆季姬歸。而曰季姬歸

于鄆。義皆未安。姑竝存以俟參考。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杜注。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今沙鹿

山。在直隸元城縣東。其西有沙鹿城。

左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

大咎。幾亡國。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

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

何。襲邑也。襲者。嘿陷入于地中。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于山為鹿。鹿。山足。沙。山名也。無崩道

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國主山川。山川之變。咎歸國君。此年沙鹿

崩。明年晉侯見獲於秦。春秋不言事。應而

事應具存。志物之反常。使人恐懼。修省之

義也。

狄侵鄭

冬。蔡侯胙卒。

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附錄左傳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

慶鄭。晉大夫。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

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虢射。惠公舅。皮

之不存。毛將安傅。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已深。

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周官行人職。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此周之舊典也。王制。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僖公十年朝齊。此年又朝齊。蓋

用五年一朝之禮。直同於事天子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

夫救徐

帥。公羊作率。後同。牡邱。杜注。地名。闕。今聊城縣東北有牡邱。或云。即春秋會盟

處。匡。杜注。衛地。在陳畱長垣縣西南。後漢志。長垣縣有匡城。今屬直隸大名府。

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

盟于牡邱。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葵邱盟。孟在九年。

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孟穆伯公孫諸敖慶父之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

也。善救徐也。

徐嘗為齊取舒。以披楚之與國。故楚人滅黃之後。嗣事於徐。是徐為齊受師也。况楚人憑陵東夏。其勢漸張。援徐以遏其鋒。當如救焚拯溺。且青徐地接。無餽餉越險之難。桓公乃逡巡牡邱。遂止於匡。而使大夫

救徐。何其志之衰。氣之餒也。以霸主合七國之君。尚畏楚而不敢前。諸大夫之志能毋怯。士眾之氣尚可鼓乎。用此知帝王之道。至誠無息。故盛德大業。克保於終。霸者假仁義以為名。則始勤終怠。德衰而業亦墮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杜注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隨

州北有厲山。
厲鄉在山下。

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大夫救徐。楚師不退。故二師復伐厲救之。

厲介徐楚之間。乃楚與國。兵法。攻所必救。伐厲。以救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知厲非楚所必救矣。用師而漫無成算。無怪其威頓而勢屈也。

八月螽。公羊作蝻。

穀梁傳。蝻。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春秋於魯君歸國而以會致者始此。公自正月如齊。因會諸侯盟于牡邱。次于匡。以俟大夫之救徐。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季姬歸于鄆。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
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慝。惡也。

公羊傳 晦者何。冥也。晝日而冥。震之者何。雷電擊夷

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

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

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

記異也。

穀梁傳 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

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祭法曰。王立七廟。曰

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諸侯五。曰考廟。祖考廟。有二祧。遠廟稱祧。

皇考廟。顯考廟。大夫三。曰考廟。王考廟。士二。曰考廟。祖考廟。

考廟。士。上士也。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

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明天

人相感之義也。大夫之家廟。震事甚微細。

而聖人不削。謹天變也。夷。諡伯。字。在禮。大

夫既歿。雖言於君所。稱諡若字。故史冊因

之。與始卒稱名異。劉敞之說非也。

冬。宋人伐曹。

左傳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曹嘗從齊伐宋。宋人憾焉。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而襄公乘虛伐之。宋襄固為不義。而自齊桓剗霸。諸侯無私爭者垂三十年。至此不能制諸侯之侵伐。即桓德之衰可見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婁林。杜注。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在今江南虹縣東

北。

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恃齊救。

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

楚人越千里以攻徐。齊桓統七國之師。畏楚而不敢進。春秋書諸侯盟次。大夫帥師於前。書齊曹伐厲。宋人伐曹於中。書楚人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志。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其情具見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

見經。

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

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

子。晉獻武之族。宣二年傳曰。晉侯烝于賈君。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

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

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

外列城五。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虢略。杜注。從河南而東。盡虢界。

今河南嵩南及華山。華山。杜注。在弘農華陰縣境是也。南及華山。縣西南。今屬陝西西安府。

內及解梁城。解梁城。杜注。河東解縣。今山西臨晉縣東南有解城。既

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在十年。秦饑。晉閉之糴。

在十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

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涉河。侯車敗。秦軍

涉河。則晉侯車敗也。詰之。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吉

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上蠱。異下艮。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

君也。三去。猶易所謂三驅。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喻晉惠公也。蠱之貞。

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

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

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實落材

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秦三敗晉師。遂從之。及于韓。晉侯

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

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步揚

御戎。步揚。卻。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鄭

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

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

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

外強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于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

強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

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

孫。復曰。師少于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

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

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

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

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

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

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

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

為幸。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日。晉戎馬還。寧

而止。澗。沉也。還。便旋也。小公號慶鄭。慶鄭曰。

復諫違卜。也。復。戾也。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

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

也。止。鄭以救公誤之。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

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從赴。晉

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以示

憂。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

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

不寐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以至。

言至于已甚。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

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犬子瑩。弘與女簡璧登

臺而履薪焉。瑩。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瑩

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必履柴乃得通。使以免

服衰經逆。免。衰。經。遭喪之服。行人服此逆秦伯。且告曰。上天

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

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

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靈臺。杜注。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今

陝西鄠縣東有鄠宮。又東有靈囿。囿中有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

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

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感憂以

重我。謂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

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任。當也。背天

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公子繫。秦大夫。不如殺之。

無聚慝焉。恐夷吾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

犬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

惡。祇。適也。且史佚有言曰。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始禍。

無怙亂。恃人亂。為己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

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郤乞。晉大夫。瑕

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且召之。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

呂甥。召使迎己。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于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

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犬子懷公。眾皆哭。哀君不還國。晉

于是乎作爰田。爰。易也。言分公田之稅。舊應入公者。改易與所賞之眾。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

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

子。征賦也。繕治也。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

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

乎。眾說。晉于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

使州長各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

三三。兌下震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歸妹史

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其繇曰。士刳羊。亦

無咎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

為長男。故稱士女。益血也。貺。賜也。刳。羊士之

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刳

無血。上承無實。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兌。西方

不吉之象也。

口舌。以兌從震。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

是口舌雷動。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

睽。乖離之象。故為雷為火。為嬴敗姬。震為雷。為木。離為火。木

者。火之母。火動熾而焚木。女嫁反害母家之

象。故曰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

利行師。敗于宗邱。輹。車下縛也。震為車。上六

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

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

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圍婦懷嬴。明

年其死于高粱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粱。高粱。杜

注。晉地。在平陽府楊氏縣西南。今山西臨汾縣梁墟是。及惠公在秦。曰。

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

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

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

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先君敗德。致公及此。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何益于禍。詩曰。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僇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

雅。言民之邪惡。非天所降。僇。沓。面語。背。相憎疾。主于競逐。為惡者由人耳。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于陰。故曰陰飴甥。今山西霍州呂鄉有陰地村。王城。杜注。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在今陝西朝邑縣東。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

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

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

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

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

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

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君子曰。我

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

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

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

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

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析謂慶鄭曰。蛾析。晉大夫。盍行

乎。對曰。陷君于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

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

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是歲。晉又饑。秦

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

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

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宋世家云。紂親戚也。姑樹德焉。以

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河

東。即惠公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之地。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

師敗績也。

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

獲也。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不書以歸。未至其國都也。不書師敗績。君重於師。故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晉侯三施不報。抗兵逆戰。及見獲於秦。秦伯舍諸國外。而旋歸之。在晉侯爲自取敗。在秦伯爲善處勝。故書法如此。

日講春秋解義卷之十七終

日講春秋解義卷之十八

僖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

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公羊作實。鷁。穀梁作鷁。

左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

過宋都風也。

鷁。水鳥。遇迅風而退飛。

周內史叔興聘于

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祥。吉凶之

先見者。

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

得諸侯而不終。

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退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

退

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

也。言石隕鷓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

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吉凶由人。吾不敢逆

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

公羊傳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

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

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

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

為先言六而後言鷓。六鷓退飛。記見也。視之

則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鷓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

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

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隕石先以耳聞。故先

言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是月。隕石之月。若不

與戊申同。六鷓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鷓退。先以目見。故先言數。子曰。石無知之物。鷓微有知之

物。石無知。故日之。石無知而隕。必天使鷓微

有知之物。故月之。鵙或時自欲退飛。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鵙且猶盡其辭。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鵙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不遺細微。故民所聚曰都。王道可舉。

隕石者。星墜於天。半空凝結而成石也。退飛者。有氣逆驅。力不能前而反却也。此宋異而書於魯史。則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春秋存而不削。以明天人感應之理。垂戒於後世也。宋襄多行不義。見石

隕。鷓退之異。不自省德。而欲以力爭成霸業。後五年見執于孟。六年有泓之敗。聖人不言災異之應。而事應具存。不可不察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

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

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友。名也。季。字也。公子公孫爲大夫。其卒也。以名承世繫。宜書公子友卒。而加季者。生

而賜氏使世爲卿。季友仲遂是也。季友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功。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二君欲以異賞報之。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志壞法亂紀之端。貽彊家專政之禍。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經所書內女爲諸侯夫人者七。備卒葬者二。紀伯姬宋伯姬是也。杞叔姬以出不書。

葬。鄆伯姬出。齊子叔姬遭變而大歸。竝不書卒。杞伯姬歸杞四十餘年。卒葬皆不書。鄆季姬非出也。卒而不葬。與杞叔姬同。其義無考。但以紀叔姬不宜書卒葬而以賢得書。例之。則宜書而不書者。必有故也。

附錄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附錄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狐

左傳 杜注。晉邑。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今屬山西襄陵縣。受鐸。杜注。晉邑。昆都。杜注。晉邑。今山

西平陽府南有昆都聚。

因晉敗也。

即戰韓之敗。

王以戎難

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盟甯母

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邠侯曹伯于淮

淮。杜注。臨淮郡左右。按臨淮郡。後漢下邳國。今江南泗州。

左傳。

十二月會于淮。謀邠。且東畧也。

淮夷病邠故。城

邠。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

而還。

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穀梁傳。

兵車之會也。

桓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却淮夷

而不力。城邠而不果。蓋自管仲既沒。其內

治且不能自持。而况於武畧乎。自齊桓倡

霸。邢未嘗一與會盟。而此會忽與焉。蓋舊

服屬於衛。不堪徵求。而特自請從於會也。

十八年。遂與狄人伐衛。始猶介人侵蕭。而

先來朝於魯也與。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杜注。楚與國。今江南六安

州西有英氏城。
接英山縣境。

左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

役也。婁林役在十五年。

牡邱之會齊桓不能救徐以致婁林之敗。

復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避彊敵而

凌弱小豈惟不足以服諸侯將益爲楚所

玩矣。

附錄夏晉天子圍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

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惠公以六年奔梁。

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

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

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及子不聘曰妾。

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宦事秦爲妾。

夏滅項。項杜注項國汝陰項縣今河南項城縣東北故項城是也。

左傳師滅項。師魯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

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爲討而

止公。內諱執皆言止。

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

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
君子之惡惡也疾始。絕其始。則不善善也樂。
終。樂賢者終其行。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旣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也。
先儒謂考之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之類是也。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鄆取邾取郟是也。僖公在會。滅項乃季孫所爲。故不諱其惡。與取鄆取邾取郟爲君諱惡。實滅而書取異義。舊說相承。未敢更易。但季友卒後。魯卿見經者。惟公子遂。叔孫得臣。公孫敖。季友生而賜氏。使世爲卿。而友子無佚。不見於經。不

書其卒。故傳記謂其早亡。行父至文六年始使於齊。則是時滅項之季孫。果何人耶。公穀皆謂齊滅。以襄十年春會于柎。夏滅偃陽。觀之。與此年春伐英氏。夏滅項。書法正同。若謂彼稱遂滅。則彼繼會而滅。文不相蒙。此以滅承伐。可不稱遂。公穀之義。未始不可通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杜注。魯國卞縣。今故卞城。在山東泗水

縣東。

左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卞乃桓公歸齊所經之地。夫人。齊女也。故要於路而會之。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况僖公尙未至國。而私自出會。非禮甚矣。聲姜在魯夫人中稱賢。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蓋習於聞見之非。而昧於禮義之正也。

九月公至自會

左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

且諱之也。

先儒皆據左傳。謂齊以滅項止公。夫人會齊侯。請而釋之。但公若以滅項見止。則夫人當如齊。俟齊侯之歸而請之。豈能致齊侯來會。况齊侯夙重魯宋。魯君方以霸事在會。理宜詰問魯臣擅興滅國之故。無緣遽執魯君。疑齊侯以疾先歸。而留諸侯於會。以防淮夷之變。援伐英之師。齊侯道經魯境。故夫人親往問疾。而公九月始至自

會耳。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

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

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

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子

商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公與管仲屬孝

公于宋襄公。以為犬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

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共姬。即長衛姬。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

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十日。易牙入。與

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

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

殯。六十七日乃殯。

穀梁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

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

爾。虛國。謂齊無人。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貶不稱公子。傳例曰。以國氏者。嫌也。既于入

齊見其不正。故卒不重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公下。公羊有會字。

左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

殺無虧。以說宋。

穀梁非伐喪也。

附錄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

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

夏師救齊

穀梁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甌杜注齊

地在今山東歷城縣界

左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

無虧已死故曰

四公子。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甌。立

孝公而還。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

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

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

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

伐之也。

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戰之書及。本以別異客主。直與不直。自視

乎其事。然兵凶戰危。志乎戰。則皆有可貶

之道矣。春秋書伐而戰者三。其二皆以受

伐者為主。蓋敵國來伐。主人固守而不出。

則師無由合也。惟此變文以客及主。而下

書師救齊。狄救齊。則罪宋明矣。無虧之殺。昭之納。皆不書何也。魯救無虧不克。而忌宋之功。故舊史不書。孔子雖知其事。不得而益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八月無丁亥。日誤。

左傳。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

諸侯五月而葬。桓公之卒。至此十一月然後葬。亂故也。自管仲歿。豎刁易牙競進。桓公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幾亡其國。雖

威令加乎四海。亦何益哉。以是知霸德之淺。與功利之不足尚。而春秋明道正誼之旨。不可一日不講也。

冬。邠人狄人伐衛。

左傳。冬。邠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

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

燬。衛文公名。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

訾婁。杜注。衛邑。今直隸滑縣西南有。言婁城。與長垣縣接界。

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邠雷拒衛。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積伐衛。

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言齊桓不能行王道。功甚淺近。
而既歿。狄人猶懷之。則其德為遠。

邾為周公之裔。衛為武之穆。皆嘗亡於狄。賴齊復存。至帥甲士三千而戍衛者。非公子無虧乎。乃桓死未踰年。而衛與諸侯奉公子昭以伐齊喪。其致伐固宜。故人狄以見罪衛之深也。然衛雖可伐。而邾與衛親。不當連狄以伐之。其後衛卒滅邾。未必不基於此。

附錄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
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有九年春

附錄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梁亡傳。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傳 宋人執滕宣公。宣公。即嬰齊。

宋稱人。非霸討也。凡執得其罪。而不歸於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於京師。而執非

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經所書見執之君皆不名。而滕子名。遂失國也。舊說以稱名為罪。滕子非也。嬰齊之罪。於傳無徵。即先儒所云。不過失事霸國之禮耳。見執之君。罪浮於此者衆矣。而惟嬰齊是責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

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宋公。公羊作宋人。鄆。穀梁作繒。會盟于邾。

公羊無盟字。

左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雖之社。欲

以屬東夷。

雖水受汴水東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以懼東夷使來歸己也。

司馬子魚曰。

司馬子魚。公子日夷也。

古者

六畜不相為用。

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小事不用大牲。而

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

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三亡

國。魯衛邢。

義士猶曰薄德。

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今一會而

虐二國之君。

三月執滕子。六月執鄆子。

又用諸淫昏之鬼。

非周社故。

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公羊傳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惡乎用之。用之

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

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用之者。叩其鼻以衄社也。衄者釁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

秋宋人圍曹

左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子魚言

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崇。崇侯虎。軍三

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壘。軍壘也。

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今君德無乃猶有

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

而後動。

齊桓倡霸。深結魯宋。布德邾衛。撫循曹邾

陳蔡鄭許。招來徐及江黃。依於仁義禮信。

數十年而後有成。宋襄思繼齊桓之迹。而

以無道行之。首伐齊喪。次執滕子嬰齊。將

以威懾諸侯。而曹南之盟。從者僅曹邾二

國。又縱邾人虐用鄫子。宜乎曹人不服。既

盟而旋背之也。乃不自省德。而與圍曹之師。霸者以力假仁。宋襄力既不足。又多行不仁。卒之兵敗身傷。為天下笑。不亦宜乎。

衛人伐邢

左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

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有事。甯莊祭也。

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

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

雨。

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直書而罪自見。左氏所傳甯莊子之所云。誣妄之辭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作公會。此楚與復盟。

之始。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地于齊。齊亦與盟也。

微者會盟。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必魯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不

言公而外稱人。以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故諱之也。齊桓聲罪以伐楚。屈完來盟于師。特受盟耳。自是以後。終桓之世。楚人未嘗一與諸侯之會。蓋桓公管仲不欲引而近之也。及諸侯苦宋襄之暴詐。遂啓楚人窺伺之心。故假不忘桓德以參與中國之會盟。而齊孝公墮其術中而不知。魯以周公之裔。亦俛首以從之。楚因是得行其志於中國。盟于鹿上。會于孟。遂執宋

公以伐宋。儼然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楚氛於是乎漸惡矣。則皆盟齊爲之厲階也。先陳。陳爲倡也。後鄭。桓公沒後。首朝於楚。故爲楚屈也。陳蔡亦服屬於楚。而先楚。必君親與會。而楚鄭則大夫也。

梁亡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

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漸。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

秦遂取梁。

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

亡奈何。魚爛而亡也。魚爛從內發也。

穀梁傳自亡也。湏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

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

也。如加力役焉。湏不足道也。如以伐滅為文。猶不足形容其

淫湏。惟云自亡。然後其惡明。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

正名而已矣。因舊史之文。故無加損。梁亡。出惡正也。正謂

政教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

書梁亡而不書其取之者。即國君出奔。不

書其逐之者之義也。民罷而潰。則其國已

亡。而後秦取之。非因秦取而後亡也。成湯

之誥曰。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愆淫。各

守爾典。以承天休。凡有國家者。不能自彊

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

而莫覺矣。况如梁伯之好土功。盡民力。湏

于酒。淫于色。心昏而出政惡者乎。故變文

以著其自亡。為萬世戒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

左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

失土功之時。

凡

啓塞從時。

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

故特隨壞時而治之。傳既譏僖公作門不時。嫌開閉至急之事。亦將待土功之月。故別起

從時之例。以明二義。言啓塞不須待時。其新作南門。則須待耳。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惡奢泰。不奉古

制常

法。穀梁作爲也。有加其度也。

更加使大。

言新有故也。

非作也。

責其改舊制。

南門者。法門也。

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

令之所出入。故謂之法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初始也。新延廢不

言作。而此言作。則改舊可知矣。其曰南門。

南非一門也。記稱魯之庫門。制如天子之

皋門。雉門。制如天子之應門。則僭侈踰度

可知矣。春秋凡用民力。雖得其時制者。猶

書於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况輕用於所

不當爲乎。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史克作

頌。而經不書。蓋宮廟以事祖考。學校以教

國之子弟。雖重民力。不可使廢。且泮宮爲諸侯之學。則闕宮或亦魯之舊也。又經所書新宮災。犬室屋壞。無不新之理。而經不書。惟此及雉門兩觀書新作。則修舊不書。而書者皆非禮可知矣。

夏郟子來朝

郟。姬姓國。後漢志。濟陰成武北有郟城。

公羊傳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夾漈鄭氏曰。郟有二。桓二年取郟大鼎。北

郟也。在今單州成武。郟子來朝。南郟也。今單州有二郟城。王氏曰。郟分爲南北。皆附庸於宋。意是時。宋襄無道。荆楚日彊。郟以宋爲難恃。而魯爲宗國。故來朝以求依附與。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也。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閔宮也。

穀梁傳以為閔公之廟。禮宗廟居左。不得稱西宮。蓋僖公所居之小寢。公羊傳曰。有西宮。則有東宮。是也。若實閔宮。何妨言新宮乎。為其已久。何妨言閔宮乎。

鄭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洩。鄭文公子。堵寇。鄭大夫。

滑與鄭為鄰。齊桓時嘗與鄭同盟于幽。桓歿未幾。鄭首從楚。繼入滑。無忌憚甚矣。此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

穀梁傳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以救齊是也。

書狄例以國稱。而與齊同稱人者。昔宋伐

齊喪而狄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矣。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冬楚人伐隨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

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是

亦量力相時而動之義。

穀梁傳隨國也。

春秋之初。隨常與楚為鬪國。楚鬪伯比曰。

漢東之國隨為大。我張吾三軍而以武臨

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隨張必棄小國。方

是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抗楚。自隨服而漢

陽諸姬。楚實盡之矣。然自莊以前。楚人侵

伐。江漢閒小國。無一見於經。蓋未有告命

也。至是託言同盟。告慶於魯。以為恐動諸

侯之計。觀此益見于齊之盟。諱不書公。蓋

日講春秋左傳義卷之十八
三
深罪齊孝之失圖。病魯僖之無志也。

附錄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

從人。則可。屈己之欲。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

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之十八終

